

楚辞选注及考证

胡 念 贻

岳 麓 书 社



楚辞选注及考证

胡念貽

岳 麓 书 社

楚辞选注及考证

胡念贻

责任编辑：陈成国

岳麓书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198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350,000 印张：14.5 印数：1—10,000

统一书号：10285·28 定价：2.60元

目 录

前言·····	(1)
屈原小传·····	(21)
宋玉小传·····	(25)

楚 辞 选 注

离骚·····	(29)
九歌·····	(75)
东皇太一·····	(75)
云中君·····	(78)
湘君·····	(80)
湘夫人·····	(84)
大司命·····	(88)
少司命·····	(92)
东君·····	(95)
河伯·····	(98)
山鬼·····	(100)
国殇·····	(103)
礼魂·····	(106)
天问·····	(107)
涉江·····	(151)
哀郢·····	(158)

抽思	(166)
怀沙	(177)
橘颂	(187)
惜往日	(192)
卜居	(201)
渔父	(205)
九辩	(208)
招魂	(236)

楚 辞 考 证

壹 总论	(263)
贰 离骚	(273)
叁 九歌	(322)
肆 天问	(350)
伍 涉江	(384)
陆 哀郢	(389)
柒 抽思	(394)
捌 怀沙	(401)
玖 橘颂	(407)
拾 惜往日	(412)
拾壹 关于《卜居》某些字句的解释	(418)
拾贰 关于《渔父》某些字句的解释	(422)
拾叁 九辩	(424)
拾肆 招魂	(441)
后记	(459)

前 言

一

屈原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一位政治诗人。他的作品有着民主色彩，对当时楚国的统治集团，投出了批判的匕首。

在《离骚》和《抽思》里，屈原批评了楚怀王的糊涂昏愤，听信谗言，起初信任他，后来疏远他，使他的“美政”不得实现。

在他的许多作品里，指斥了楚国统治集团的谗谄用事，妒贤嫉能。他用了这样一连串的比喻：“鸾鸟凤皇一天天疏远，燕雀乌鹊在堂坛作窠，露申辛夷死在丛林，腥臊之物进用，芳香不得接近。”他称楚国统治集团中的一批人为“党人”，因为这些人结成朋党，排斥善类。

他不仅指斥那批人打击好人，还揭露他们“竞进以贪婪兮，凭不厌乎求索”，揭露他们“驰骛以追逐”，揭露他们是那样贪心不足，搜刮钱财，奔走钻营。

他指斥楚国统治集团胡作非为，背弃法度：“固时俗之工巧兮，偃规矩而改错，背绳墨以追曲兮，竞周容以为度。”

他培养了一批人，想让这些人帮助他在革新政治的斗争中发挥作用。然而到后来，这些人都变了质：“何昔日之芳草兮，今直为此萧艾也！”他观察出来，是因为“既干进而务入兮，又何芳之能祇！固时俗之从流兮，又孰能无变化？”在那个争相“干进”“务

入”的环境里，这些“昔日芳草”的变化，是势所必至的。

他对于当时的统治者，用了这样两句诗来概括：“世溷浊而不分”，“世幽昧以眩曜”。总之，是混浊、黑暗、昏乱，“变白以为黑兮，倒上以为下”。

这些，就是屈原对当时楚国统治集团所描绘的一个轮廓。从这里，可以看到屈原的锋芒所指，是多方面的。他触及了楚国的最高统治者，触及了楚国整个的朝廷，触及了他们的政治设施和官吏的贪利、钻营，等等。这些都是政治方面。对于楚国统治集团生活方面的腐化堕落，还没有写到。他是从根本之点着眼来鞭挞他们的。

屈原揭露了楚国的这些黑暗现象，他自己所采取的态度，则是异常鲜明的。

楚王听信谗言疏远他，放逐他，他写诗向楚王陈辞申述，为楚王惋惜，但他决不改变自己的初衷，不放弃自己的理想。

谗人们嫉妒他，中伤他，“众女嫉余之蛾眉兮，谣诼谓余以善淫”，他就予以回击，予以揭露。

面对那些贪婪求索、驰骛追逐的人们，他只冷冷地说：“非余心之所急”。

面对着楚国朝廷的背弃规矩绳墨，他非常痛恨，说：“宁溘死以流亡兮，余不忍为此态也！”

看到所植兰蕙的芜秽，芳草成为萧艾，他责备所培植的这些人“莫好修”，因而更加珍惜自己而坚定起来：“惟兹佩之可贵兮，委厥美而历兹；芳菲菲而难亏兮，芬至今犹未沫。”

屈原对于他所说的那个“溷浊”、“幽昧”的社会，和它奋斗了终身，最后以一死来表示对它的不满和反抗。

二

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的中叶。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，北方的一些国家都已相继进入了封建社会。当时各国从奴隶制进入封建制，都是经过长时期的生产关系的逐步变化和激烈的阶级斗争，最后通过政权的递换（如田氏代齐，韩赵魏三家分晋等）和变法（如秦国的商鞅变法）等形式来实现的。楚国在春秋末期，还是一个奴隶制国家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，楚芳掩整理田赋，采取一些措施，其中有一项为“井衍沃”，杜预注：衍沃是平美之地，“井”就是划为井田。井田是适应奴隶劳动的耕作制度的。过了十余年，到了《左传》昭公七年，楚芊尹无宇的一个奴隶逃入王宫，无宇在楚灵王面前引述周文王之法：“有亡荒阅。”意思就是奴隶逃亡了，要大肆搜捕。前一条材料说明楚国当时的农业生产还是井田制的奴隶劳动，后一条材料说明周文王的“有亡荒阅”之法还能适用于当时的楚国。以后几十年中，《左传》没有详细记载楚国的社会变动情况。只有《哀公十六年》记载了白公胜发动的一次政变。白公率领一些人攻入王宫，杀了楚王和令尹、司马。现代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地主阶级和被压迫群众（包括奴隶）联合起来的一次革命斗争。但这次政变没有成功，被沈诸梁很快地镇压下去了。战国初期，楚悼王任用吴起，对楚国的政治作了一次重大改革，“明法审令，捐不急之官，废公族疏远者，以抚养战斗之士”。〔1〕这就叫做吴起变法。变法的内容包括打击楚国的旧贵族，如废弃不急之官，废黜疏远的公族。然而吴起变法仅行了一年多，

〔1〕《史记·吴起列传》。

楚悼王死，楚国的“宗室大臣”即攻杀吴起。从这个历史事件可以看出，战国初期楚国的旧贵族即原来的奴隶主贵族势力还很顽强。

战国时代，整个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自巫峡以下都归入楚国版图。楚是当时最大的国家，土地也最富饶。然而到战国中期，楚国的兵力却很弱。《战国策·魏策四》记载当时有人向秦王献计出兵攻楚，说楚国“其兵弱”，向弱点进攻，“以为武教”。“秦果南攻兰田鄢郢”。这正是屈原活动的那一段时期。地广大而兵力弱，这反映了楚国政治的腐败落后。

屈原作品中所批判的楚国统治集团的蔽政，在《战国策》的记载中可以获得印证。《战国策·楚策三》中，有一位叫苏子（可能是苏秦）的对楚王说：“今王之大臣父兄，好伤贤以为资，厚赋敛诸臣百姓，使王见疾于民”。又说楚王的大臣“无妒而进贤，未见一人”。《战国策·中山策》记载白起论述他攻楚取得胜利的原因时，说：“是时楚王恃其国大，不恤其政。而群臣相妒以功，谄谀用事。良臣斥疏，百姓心离，城池不修。既无良臣，又无守备。”读了这些，使人觉得屈原所写，都是击中了当时楚国的要害。白起所说的“良臣斥疏”；其中宛然有一个屈原在。

屈原的许多作品里，反复地怒斥楚国的“蔽美嫉妒”，苏子和白起都特别提到楚国的“妒贤”和“谄谀用事”，这成为当时楚国政治舞台上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。这反映了当时楚国朝廷里面激烈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。

当时北方各国既都已进入封建社会，楚国由于大势所趋，封建制代替奴隶制也是必然的。白公胜的叛乱，吴起的变法，正是反映了这种历史趋势。楚国建立起来的封建制，从现存史料看，对于奴隶制的破坏可能是很不彻底的，因为它不象齐、晋等国从

春秋中叶起经过长期的动荡和分化，最后建立了地主阶级的政权。秦国的情况虽然和楚国略同，但秦国任用商鞅、范雎等人，“强公室，杜私门”，对政治实行了一些改革。楚国的旧贵族势力是保存得很多的，当时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是可以想象的。《楚策》里所说的楚王的“大臣父兄，好伤贤以为资”，这就是腐朽的旧贵族想遏止贤才的一种表现。正因为这些旧贵族顽固势力的存在，楚国显得政治黑暗腐败，虽然拥有江淮流域，而国势却积弱。

屈原生在当时，想在政治上作出一番革新，实现他的“美政”，这就不可避免地触犯顽固势力的利益。那些顽固势力（屈原称之为党人）就起来倾陷他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。“众谗人之嫉妒”，就表明屈原在政治上不能见容于相当大的一部分贵戚大臣。这不是个人恩怨之争，不是《屈原列传》里所说的“争宠”问题。如果是个人恩怨之争，为什么屈原会引起许多“党人”之怒，为什么他所担心的是整个楚国的倾覆呢？

五

屈原怎样对楚国当时的政治进行革新，他所说的“美政”是什么，没有留下什么记载。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里只说他“入则与王图议国事，以出号令；出则接遇宾客，应对诸侯。王甚任之”。说得极其简略，没有提到他的“图议”和“号令”的内容。在屈原的作品里，主要在《离骚》里，写到了他的“美政”的精神。《离骚》里“济沅湘以南征兮，就重华而陈辞”一节，历数夏启、羿、浇、夏桀、殷纣的亡国亡身，是由于荒淫纵欲、残暴自恣等。而他所理想的政治则是：

汤禹俨而祗敬兮，
周论道而莫差。
举贤而授能兮，
循绳墨而不颇。
皇天无私阿兮，
览民德焉错辅。
夫惟圣哲以茂行兮，
苟得用此下土。
瞻前而顾后兮，
相观民之计极。
夫孰非义而可用兮，
孰非善而可服？

这十二句诗是屈原一生政治思想的扼要的表述。屈原称道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武王的政治，主要是标举“举贤而授能兮，循绳墨而不颇”。这是有针对性的。屈原反复地批判了楚国统治集团的妒贤嫉能，批判了他们的背弃法度。他针对楚国旧贵族的把持政治，任意横行，所以要求举贤授能，遵循一定的绳墨。他采用古代一些比较有远见的政治家的说法：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。”他认为谋事做人的终极原则应归结为“义”与“善”。这些都是儒家思想。

现代一些《楚辞》研究者认为屈原的思想主要是属于法家。他们的根据是《惜往日》一篇里有“惜往日之曾信兮，受命诏以昭时。奉先功以照下兮，明法度之嫌疑。国富强而法立兮，属贞臣而日嫉。秘密事之载心兮，虽过失犹弗治”等句，认为屈原曾佐楚王用法家精神变法。这首诗里还用了“参验”、“心治”等法家常用的

词汇，也被当作屈原主要是属于法家的证明。然而《惜往日》是否屈原所作，还存在着问题。就假定它是屈原作品吧，单凭这首诗来论证屈原主要属于法家，论据也是薄弱的。

屈原的思想主要是接近儒家而不属于法家，可以由以下几点来说明：

一，屈原言必称尧舜和夏商周三代。《离骚》里说“尧舜之耿介”，《哀郢》里说“尧舜之抗行”，《抽思》里说“望三五以为象”，〔1〕《怀沙》里说“重华不可遘”，“汤禹久远兮，邈而不可慕”，以及上引“汤禹俨而祗敬兮”等诗句，都以尧舜三代作为政治的理想、治世的楷模。这正是儒家的标帜。法家是反对师古，不颂扬尧舜三代的。

二，屈原言仁义，言礼。《怀沙》里自称“重仁袭义兮，谨厚以为丰”。《离骚》里说“孰非义而可用”，在“求女”一段里强调要合乎礼。宓妃“虽信美而无礼”，就得“违弃而改求”。这些也是儒家的精神，而为法家所反对和不谈论的。

三，屈原主张举贤授能。战国时代主张举贤的有儒家和墨家。法家主张法治，任法而不任贤。

四，屈原作品中多言“修”，主要指关于品德的修饰、修洁之类，也是从儒家的“修己”、“修身”而来。

屈原出身贵族。昭、屈、景是楚国的三个大族，屈原又曾得到重用。儒家也有改良政治的主张，他们讲仁义道德，“施仁政于民，省刑罚，薄赋敛”。屈原从他本身的阶级地位出发，接受儒家的观点，是比较自然的。

然而，屈原和儒家是否有师承关系，还没有材料证明。我们

〔1〕 三五，指三王（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武王）五霸（齐桓公、晋文公、宋襄公、秦穆公、楚庄王）。

说屈原的思想比较接近儒家，是从作品分析中得出的结论。屈原并非一个纯然的儒者。他的思想和儒家在一些地方是有差别的。例如：同是言“举贤”，孟子说举贤要慎重，不可使“卑逾尊，疏逾戚”。而屈原在《离骚》里，却举了傅说操筑、吕望鼓刀、宁戚讴歌的故事，认为不论是操版筑的，操刀屠宰的，作小商的，只要是贤，都应当重用。这些人的际遇是屈原所向往的。孟子虽然也提“傅说举于版筑之中”，但他是从“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”的角度提出问题，说是天要磨炼傅说。孟子笔下的吕望是“天下之大老”，“避纣居东海之滨”，向来就是众望所归。屈原在《天问》里，说伊尹是陪嫁的小臣，孟子却极力反对伊尹“以割烹要汤”的说法，说伊尹本来“耕于有莘之野，而乐尧舜之道”，汤三次去徵聘他。总之，孟子认为这些贤人都不是卑者，而是有身分有来头的。又如：屈原称道齐桓，将五霸和三王并列，而儒家则是“仲尼之门，三尺童子，羞言五伯”。孟子说“五霸者，三王之罪人也”，“仲尼之徒，无道桓文之事者”。这些说明，屈原的思想观点和儒家并不完全一致。

屈原强调绳墨法度等，可能受了法家的一些影响。儒家和法家有时是互相渗透、互相影响的。有的人是儒家同时又是法家，如魏国的李克。有的人是法家而出于儒家门下，如吴起、韩非。有的人是儒家而接受法家的影响，如荀子。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，这种现象并不奇怪。

屈原的作品里，大量运用古代神话传说，驱遣日月风云、鸾鸟凤皇、蛟龙虬螭等，这些是儒家所不敢设想的。屈原在《天问》里，对于天体和古代神话、历史人物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，那种大胆的怀疑精神，也是和儒家不一致的。

因此，自汉以后，一些儒家人物对屈原有非难。班固批评屈

原“露才扬己”、“忿怼不容，沉江而死”，“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，皆非法度之政(正)”。颜之推《家训》说屈原“露才扬己，显暴君过”。朱熹说屈原“志行或过于中庸，不可以为法”，遗憾地说他“不知学于北方，以求周公仲尼之道”，“以故醇儒庄士，或羞称之”。这都是站在儒家的立场来责难屈原。正因为屈原比较接近儒家，他们才发出种种责难；也正因为屈原一些地方跳出了儒家的范围，才引起他们的责难。

另外，联齐抗秦，也可能属于屈原“美政”的内容之一。屈原的作品里没有反映这个方面，司马迁的《屈原列传》里记述较多。但是，屈原和当时纵横家的合纵的主张，是有区别的。屈原热爱楚国，不愿离开楚国，这在他的作品里反映很强烈。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楚国是南方的一个部族发展起来的国家，有着千百年悠久的历史，足以激起爱国的情。屈原也有过离开楚国的念头，他只是意识到他是一个“宗臣”，宗臣无去国之义，要和国家共休戚，这却是受了当时所谓“贵戚之卿”的传统观念的束缚。当时在中国，整个社会的趋势是迫切要求统一。不论哪一派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，都是不局限于哪一国的。他们到处奔走，谋求实现自己的主张。孟子提出用“仁政”来统一，所谓“不嗜杀人者能一之”。法家主张富国强兵，用武力来统一。屈原也许是想使楚国强盛起来，以楚国的力量来统一中国吧。

四

屈原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，他的《离骚》和《九歌》等都是非常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品。这些作品彩色斑斓，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片非常奇妙的世界。尤其是《离骚》，宏伟绚丽，波澜壮阔，

在我国文学史上，就体制规模而论，还没有出现过可以和它相比并的诗篇。屈原在《离骚》里面，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了他的遭遇、理想和他的忧愤、苦闷。作为一个在封建时代有抱负、想对地主阶级的政治作一番改革而又遭到失败的贵族，把他的经历和悲愤写出来，这本来未必能那样使人感动的。然而屈原却在这篇作品里显示了惊人的艺术力量，他的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取得了卓越的成就、动人的效果。

《离骚》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有两大特色。

第一，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。这主要用在《离骚》的前半篇，用来表现诗人的经历或遭遇。例如，为了表现屈原早年的勤勉自修，以期为楚王出力，诗这样写道：

扈江离与辟芷兮，
纫秋兰以为佩。
汨余若将不及兮，
恐年岁之不吾与。
朝搴阰之木兰兮，
夕揽洲之宿莽。
日月忽其不淹兮，
春与秋其代序。
惟草木之零落兮，
恐美人之迟暮。

这些诗句在表现屈原形象的同时，使人感到草木的芬芳，把人带进了一片幽美的境界。屈原所要表达的意思，经过这种艺术手段的升华，就能供人咀嚼回味无穷。当时如果是照实直叙，即使情

深意切，极力铺陈，也许还是不能写得这么强烈动人的，然而屈原采用这种浪漫主义的比兴手法，看来并不费力，而感人之力却深。他在写到曾经培植一批人才，以备在政治斗争中发挥作用时，说：

余既滋兰之九畹兮，
又树蕙之百亩。
畦留夷与揭车兮，
杂杜衡与芳芷。
冀枝叶之峻茂兮，
愿俟时乎吾将刈。

他在表述政治上遭到倾陷打击以后更加勉励、不变初衷时，写道：

制芰荷以为衣兮，
集芙蓉以为裳。
不吾知其亦已兮，
苟余情其信芳。

这类诗句在《离骚》前半篇中很多，传统说法称之为比兴手法。然而这些都不单单是比喻，其中包含了奇特的想象、深远的意境，和一般的比喻不同。诗人通过这些想象和意境来抒写他所要表现的艺术形象。这就是浪漫主义手法。如滋兰九畹，树蕙百亩，还种植留夷、揭车、杜衡、芳芷等，写得十分热烈。兰蕙芬芳，宛然如见，把人引进一个幻想的境界。诗人用这些来表现他在现实中扶植众芳的努力，寄托他的期待心情。“制芰荷以为衣兮，集芙

蓉以为裳”，这种衣裳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，通常也是不会用这种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东西来比喻什么的。《离骚》用来比喻屈原的志洁行芳，然而它使人觉得是那样近情近理，人们毫不迟疑地把它和屈原的形象联系在一起，而且还从它引出许多的联想，突出了他那纤尘不染的高洁的意态。《离骚》里用得最多的这种比兴，是屈原的浪漫主义手法的特点之一。

第二，驱使日月风云，运用神话传说。《离骚》的后半篇主要用这种手法。屈原用这种手法来表述他对理想的追求和他上天无路、入地无门的苦闷心情。后半篇由上天、求女、叩神问卜和远逝等几个部分组成。这几个部分都是驰骋幻想而非事实。上天和求女，表明他对理想的追求。上天是写他到天上去寻找理想的事物。他是这样吩咐太阳：

吾令羲和弭节兮，
望崦嵫而勿迫。
路漫漫其修远兮，
吾将上下而求索。

他在到天上去的行进途中是：

前望舒使先驱兮，
后飞廉使奔属。
鸾皇为余先戒兮，
雷师告余以未具。
吾令风鸟飞腾兮，
继之以日夜。